

哈佛

吴咏慧 著

琐记

(增订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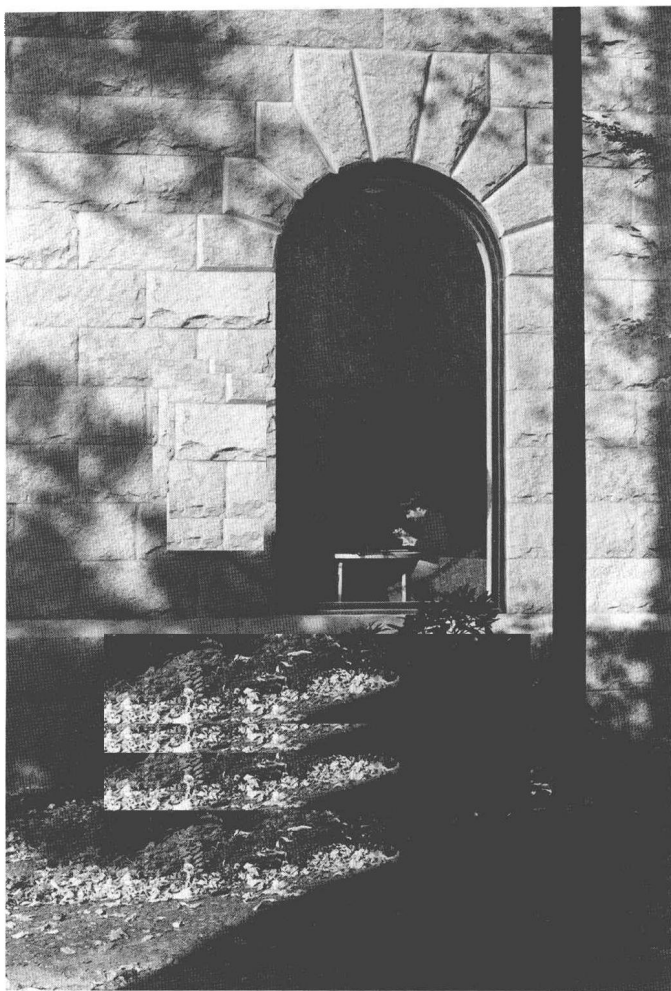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书局

哈佛琐记

(增订版)

吴咏慧 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哈佛琐记:增订版/吴咏慧著. - 北京:中华书局,
2009.10
ISBN 978 - 7 - 101 - 06926 - 6

I. 哈… II. 吴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
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4497 号

书 名	哈佛琐记(增订版)
著 者	吴咏慧
责任编辑	王 芳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	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 字数 100 千字
印 数	1 - 6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 - 7 - 101 - 06926 - 6
定 价	23.00 元



让柏拉图与你为友，让亚理士多德与你为友，
更重要的，让真理与你为友。
(Amicus Plato, Amicus Aristotle, sed Magis Amica VERITAS.)

哈佛校训



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，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。

谢 词

《哈佛琐记》只是我个人对哈佛求学生活琐细的回忆，本来是不登大雅之作。如果不是金恒炜与王汎森两位先生的鼓励与鞭策，是不可能形诸文字的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跟他们表示谢意。

另外，我要谢谢（台北）“中国时报”人间副刊拨出宝贵的篇幅刊登这些文字。许多读者来函鼓励，于此无法一一致谢。还有允晨文化公司愿意把它结集成册，是我始料未及的。

最后，我想谢谢哈佛同窗，吴东昇、陈宽仁、程树德、斯科特（Scot Cremer）和渡边浩教授等，跟我共享哈佛的岁月。

吴咏慧

1986年8月于狮城

新版序

在旅途中，读到《纽约时报》（2008年8月5日）报导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（Solzhenitsyn）辞世的消息，心中甚觉怅然。当年他在哈佛毕业典礼上，振聋发聩、大气磅礴的讲演，至今记忆犹为深刻。

苏联解体，此公返归祖国，但所持文化保守的论调，与时局格格不入，遂过着隐士般的生活，逐渐为人们所淡忘。记者尚言到，新时代的年轻人甚至只知其名，而未知其人，遑论拜读他的大作。

三十年前，怀着前往“西方取经”的宏愿，远渡重洋，到哈佛进修。其时名师云集，诸如哲学的罗尔斯（John Rawls）、心理学的科尔伯格（Lawrence Kohlberg）、社会学的贝尔（Daniel Bell）、思想史的史华慈（Benjamin Schwartz），百家齐鸣，交织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曲。身临其境，聆听人间知识的曲目，何其幸运。

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大师逐一殒落，哈佛也迈入一个“无大师的时代”。但这种自由、多元、独立的学术精神，却深植我心，且影响了日后自己治学的取向，而受用无穷。抚今追昔，感激万千。

《哈佛琐记》受到海峡两岸读者的喜爱，委实出人意表。究

其实，拙作不过是个人留学期间琐细的回忆，却能引起无数人的共鸣，哈佛何其有幸。倘谓其为“心灵”的故乡，似不为过。然而，诚如詹姆斯（William James）所言，哈佛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。因此，真正的哈佛人无需魂牵梦挂，而是勇往直前，开疆辟土，追寻美丽的新世界。年事既长，犹以此自勉，但愿不致贻笑大方。

又，好友翟志成兄撰有《这样的吴咏慧》一文，刊于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，生花妙笔，趣味盎然；得其允诺，增录于后。之前，赖英照学长亦曾撰文，补充拙作之不足。借此“新版”之际，得以向两位再表谢意。他们的鸿文增辉拙作许多。

吴咏慧于南港

2008年8月20日

目次

CONTENTS

谢 词/1

新版序/3

前 言/1

爱憎交加/3

哲人之怒/9

哲学祭酒/15

但是先生/25

学舍讨论会/35

哈佛的一天——知识的拾穗/41

跛足的英雄/51

哈佛的两位莎士比亚/59

没有爱的“爱的故事” /69

资本主义训练营/79

遗憾三部曲/85

遗失的七个部落/97

“美丽踏实” /115

心灵的探索者/129

重返哈佛/139

后 记/147

附 录/149

古典的回顾——韦伯的《中国之宗教》/151

哈佛法学教育二三事（赖英照）/171

这样的吴咏慧（翟志成）/185

余英时高徒黄进兴——他醉心于后现代，还有孔庙（李怀宇）/195

前 言

哈佛大学学生精神失常率居全美之冠，学生到附近杂货店买酒，必须说明是为了煮菜用，否则老板会怀疑是沮丧酗酒。因此，有人说哈佛是脑力的炼狱，但我却觉得在哈佛的六年，是生命中极有意思的一段。尤其是那些年中的所见所闻，回想起来，常觉有味。我想写的倒不是什么严谨的学理，而只是一些琐碎的记忆。这些记忆常在友朋聚会中谈起，受到他们的鼓励乃动笔写出，聊供一粲耳。

爱憎交加

索尔·贝洛（Saul Bellow）在他的一部思想性的文学名著《赫佐格》（*Herzog*）中，曾有一段如是的叙述：男主角赫佐格因受婚变的打击，迟迟无法在理智与感情上接受这个预想不到的事实，有一个大风雪天，他喝得烂醉倒在路上，幸亏有个报摊的老头救了他一命。赫佐格从宿醉中醒来，在床上茫然地望着这个老头，问为何要如此仁慈地对待他？这位老头答说：“先生，你平时到我的摊子买报纸，不像其他哈佛出身的人那么盛气凌人，这就是为什么。”

虽然《赫佐格》是部小说，贝洛却能很细腻地把美国人心目中的哈佛描写出来。一些发生在我周遭的事情又可和贝洛的叙述相互印证。

1978年的圣诞夜，一位朋友刚到美国，邀我去新泽西州他的亲戚家度假。从纽约搭上灰狗巴士，由于时辰已晚，外面黑天暗地，加上风雪交加，看都看不清楚，两人糊里糊涂就提前下了车；车外一片茫然，气温很低，冻得直发抖。想找个住家问路，但走了老远都看不到一栋房子，心里十分着急，心想两人沦落在异乡的荒郊野外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

如何是好？好不容易看到公路的十字口，刚好闪着红灯，停着一辆车子，急忙赶上前搭个便车；没想到坐在驾驶座上的一个美国老太婆，在车内连连摇手，喊着：“No!No!”竟然不顾红灯，就将车子开过马路，其惶恐之状宛如见到“赤军连”或“华青帮”。不过心想在这么偏远的地方，突然跑出两个状甚狼狈的东方人，意图不明，自己也免不了七上八下。想到这儿，心里稍微宽解，不再做“人心不古”之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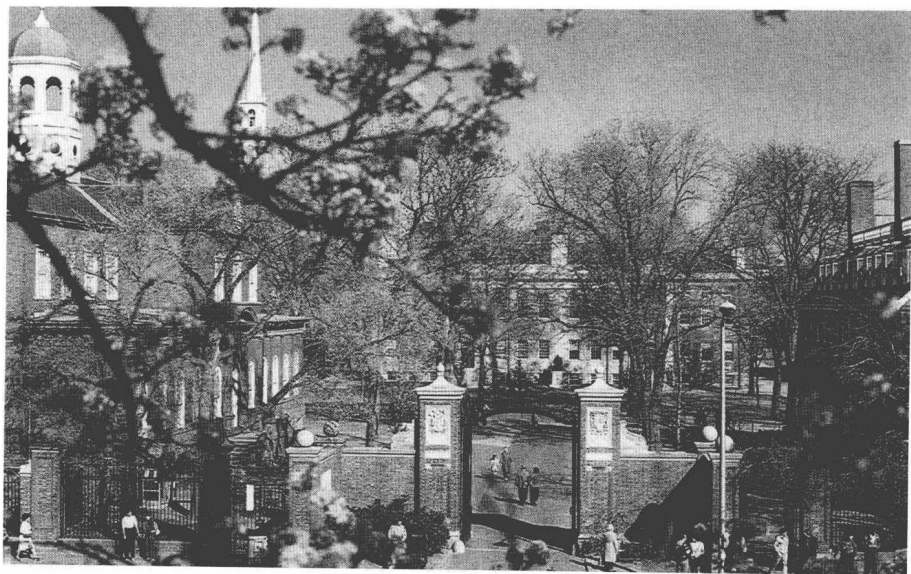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失望，还是得向前摸索。四周一片静寂，一层白纱似的薄雾罩住马路，偶尔还能听到远方的车声，但车子像是在迷宫里兜转，从未出现在我们眼前。走了好一阵子，眼睛酸痛得直掉眼泪，鼻水也不停地流下来，显然是受冻了，相看对方一副涕泗纵横的模样，仿佛饱受人间的委屈，至为心酸。

到底时值圣诞节，上帝仍然眷爱世人，好不容易看到雾中有一朦朦胧胧的房状影子，走近一看，果然是个社区。挨家挨户地敲，屋内的人从窗户看到两个陌生的东方人，都执意不肯开门，喊了几声亦充耳不闻，令人怀疑是否因为经济不景气，这一带居民把“保留给圣诞节的博爱精神”（Christmas spirit）也消耗殆尽了？灵机一动，厚着脸皮使出最后的法宝，找了一家灯火通明的屋子，敲了门，在屋主上了门链开个小缝时，就赶紧递上“哈佛学生证”。果然生效。屋主是位老太婆，很亲切地接待我们，问长问短：“受冻

否？要否喝杯咖啡？”等等。然后还很具爱心地开车送我们到目的地，途中还告诉我们，三十年前她叔叔也是哈佛的学生，全家至今仍为他感到骄傲。

第一天到哈佛报到，一位香港来的梁姓侨生给我实施新生求生训练。他的告诫中，只有一项我比较不了解，就是晚上十点以后到“哈佛广场”（Harvard Square）游逛时，倘若碰到成群不良少年询问是否为哈佛学生时，就直接答：“不是！”否则免不了挨揍，因为这群孩子都是受不了家庭“望子成龙”的压力，又一辈子进不了哈佛，于是以找哈佛学生的麻烦来泄愤。前些日有个电影，片名就叫《老天救救我们》（*Heaven Help Us*），也可反映这类青少年的心态。剧中主角之一，是位教会学校的高中生，为了方便来日进入哈佛，刻意求取优异的成绩，不惜抄袭作假，甚至委曲求全奉承蛮横的老师。故事的结尾是这位学生突受“启蒙”，不再迷恋哈佛，和其他学生一起挺身反抗暴君式的先生。在片中，哈佛成了象征虚荣、不成熟与邪恶的渊源——也就是无辜的代罪羔羊了。

某次，在美国中西部搭“中央航空公司”（Central Airline）的飞机，由于是螺旋桨的老飞机，离地面只有数百米，地上的麦田与农庄一览无遗，景色十分宜人。正在享受耳目之乐时，旁边添了个乘客，一看就知是个“庄稼汉”，他很礼貌地和我寒暄。当他知道我是哈佛的学生之后，我的



哈佛大学校景

耳朵就没有休息过：“台湾在哪里？产石油吗？”我答说：“没有。”“那你怎么可能去哈佛读书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你是贵族吗？”我只好用沉默来做无言的抗议。下了飞机，我还在自度自己是否长得有点像阿拉伯王子？

有一次，朋友开的啤酒屋，伙计突然出了车祸，他们夫妇赶着去善后。我正好路过洛杉矶，只好见义勇为，粉墨登场。那段期间电视频频报导移民局扫荡非法劳工，到处风声鹤唳。唯恐遭受无妄之灾，有顾客上门，我总是老实自白纯属救人之急，并解释一下自己的身分。那一天，我和另一位小伙计不停从冷冻库搬啤酒出来，还要应付那些“每事问”的顾客，他们似乎以为哈佛的学生上自天文、下至地理都要知道一半方才够格。

美国是个人主义的社会，个人的隐私不但受到尊重，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，可是也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：人人似乎都有“心事谁人知”的苦闷。因此报摊、杂货店、酒吧就变成他们闲聊、吐苦水的集体心理治疗场所。我听了他们的牢骚，总是安慰他们：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要对个人的不幸与挫折负绝大的责任。从前课堂上听来玄之又玄的“目标迷失”（goal disorientation）、“文化失序”（cultural dislocation）等等概念，这时正可派上用场。听了我很具学术味道的解释，人人皆大欢喜，个个称赞是不同凡响的高见。言下之意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。这些朴质的顾客，聊完天，